

吳濁流性格的矛盾與掙扎： 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The Conflicts and Agonies in the Personality of Wu Cho-Liu: Readings on “The Fig” and “Taiwan Lien-Giou (Golden Dewdrop)”

歐宗智

Tsung-Chih Ou

台北縣清傳高商校長

Principal of Ching-Chwan Commercial Vocational School

【摘要 Abstract】

台灣文學經典之作《亞細亞的孤兒》的作者吳濁流，從其自述小說《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二書，我們可以看出他懦弱隱忍而又堅強的人格特質，由於不能無視於自己對社會的不平不滿，於是他選擇以文學來表達日據下及戰後台灣人的處境和命運、怨憎與希望，可以說正是吳濁流性格矛盾與掙扎的結果，我們也由此看到了吳濁流堅忍不拔的文學魂。

We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fragile, but forbearing and strong personality of Wu Cho-liu, the author of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lassic *The Asian Orphan*, in the two narratives *The Fig* and *Taiwan Lien-Giou (Golden Dewdrop)*. As he could no longer ignore the dissatisfaction and feeling of unfairness towards the society, he decided to express his sentiment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plight and destiny, and the anger and aspir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nd Post-War Era in two literary works. It may be said that these two narratives depict the conflicts and agonies in the personality of Wu Cho-liu. Through these two narratives, we could also see the persistent and resolute literary soul of the author.

【關鍵詞 Keyword】

吳濁流；個人特質；自述小說；《無花果》；《台灣連翹》

Wu Cho-liu; Personality Traits; Narrative; *The Fig*, *Taiwan Lien-Giou (Golden Dewdrop)*

壹、《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之寫作與出版

於日據時代後期冒險完成台灣文學

經典之作《亞細亞的孤兒》的吳濁流（1900-1976），是連繫戰前戰後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橋樑。在台灣文學風雨飄搖之際，他以六十五高齡創辦《台灣文

藝》雜誌（註1），延續台灣文學的香火，更以退休金設立「吳濁流文學獎」，鼓舞文學創作，堪稱推動台灣戰後新文學運動的靈魂人物之一，是以彭瑞金讚譽吳濁流為「文學奇俠」（註2）。

一九六七年底，吳濁流完成自傳小說《無花果》（註3），全書共十三章。一九六七年起，曾分三期於《台灣文藝》雜誌連載，一九七〇年首先由林白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不幸因內容觸及政治禁忌——二二八事件，旋遭查扣。其後改由美國台灣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流傳。一九八四年，該書偷渡回台，繼續在地下流傳。直到台灣解嚴後，《無花果》終於得以在台灣光明正大地公開發行（註4）。

完成《無花果》之後，吳濁流覺得，此書只寫到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沒有勇氣繼續詳細寫下（註5），然而二二八事件從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八、九年，這段期間社會很複雜，年輕作家並未身歷其境，極難了解其時代背景，如果老一輩作家不寫的話，其真相實無可傳（註6）。於是吳濁流自一九七一年九月起，著手撰寫另一部自述小說《台灣連翹》，此係根據《無花果》多所改寫補充，費時三年餘，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才以日文完成全書，是為吳濁流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台灣連翹》全書十四章，其中一至八章曾中譯發表於《台灣文藝》，其餘部分因牽涉到當時尚在活躍的政治人物，同時也觸及太多敏感的政治事件，吳濁流決定暫不公

開，「待後十年或二十年，留與後人發表」（註7）。後來經保存全書原稿的鍾肇政（註8），完整譯出第九至十四章，讀者才終於見到了《台灣連翹》的全貌。

陳芳明指出，《台灣連翹》的主要性，「並非只是記錄二二八事件而已；它其實是吳老思想的一個總結」（註9）。而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台灣文學奇俠吳濁流的人格特質，及其性格的矛盾與掙扎。

貳、隱忍的個性深受祖父影響

由《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二書，我們可以看出吳濁流的人格特質。所謂人格特質，乃指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人、事、物時，所表現出的思想、語言、習慣、動作；因個人的遺傳、成長環境與後天學習的差異，使得人格具有其複雜性、獨特性與統合性。而吳濁流最鮮明突出的人格特質，應是懦弱隱忍，此又深受祖父極大的影響。

吳濁流在虛齡四歲時就離開母親，和祖父同住，祖父是讀書人、漢學家，教他打算盤（註10），也經常叮嚀他，絕不可賭博，要努力學業，光耀家門（註11），還要像義民爺那樣勇敢（註12）。祖父有時會把他當朋友一般看待，午夜裏把他叫起來看彗星（註13），可謂「祖孫情深」。祖父不與人爭、凡事但求順其自然的老莊哲學，私淑陶淵明，吳濁流自述：「祖父的思想，如陶淵明的行徑，想超越現實的態

度，不重金錢的地方，中庸的處世法等等，至今仍然對我有所暗示似的。」（《無花果》，頁 24）祖父稱讚謙讓的美德，是對一切都抱持著無事主義的人，他極力避免與人相爭，房間內貼有對聯「退一步自然幽雅 讓三分何等清閒」，（《台灣連翹》，頁 36）適足以反映其人生觀。祖父向他敘述韓信胯下之辱、張良在圯橋上會老人時發揮高度忍耐心的故事，謂：「有大志的人具有普通人所沒有的忍耐心，匹夫受辱便拔劍而起，大丈夫則忍小忿而遂大謀，那是非有真正的勇氣不可的。」（《台灣連翹》，頁 25）訓告吳濁流：「你長大了，一定要以『明哲保身』為第一，絕不能因一時的憤怒而衝動起來。」（《台灣連翹》，頁 24）吳濁流亦自承：「由於生性懦弱，自然不會與人吵架。對朋友，每一個人同樣交往。對別人的善惡是全不考慮，都一樣看待。這無差別觀，幾乎一直繼到現在，有把任何人都當成善人的癖性。……這種一視同仁的善人觀，是從祖父繼承來的。」（《無花果》，頁 21）祖父對吳濁流人生觀的影響之大，由此可知。

關於隱忍的個性，吳濁流於《無花果》與《台灣連翹》中皆有頗多的敘述，如：「加之性格懦弱，即使毫無理由地被人打，也沒有抵抗的勇氣。」（《無花果》，頁 19）、「我對日本人的橫暴與不正，做為一個本島人，不曾感悟有抗議的義務。」（《台灣連翹》，頁 30）、「抵抗到底，敦促民眾的自覺，共

同一致對抗日本人——我的想法，並未達到此種境界。這無疑是從我的無法燃燒淨盡的性格來的……好不容易燃燒起來的思想，終於歸於達觀的哲理，很難付諸行動。」（《台灣連翹》，頁 47）在關西公學校校長室看到日本人教師的名牌優先掛在上段，雖然覺得忿忿不平，可是「個性軟弱的我馬上壓抑感情，想出蘇東坡的〈留侯論〉中的句子：『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大丈夫忍小忿而就大謀』，藉此自我安慰一番。」（《無花果》，頁 78）吳濁流認為如果一反抗就會被清算，「還是以自然無為、明哲保身最上策」。（《台灣連翹》，頁 124）

在四湖公學校服務時，他提到：「當然，一如莊子所說，自然無為，做個泥龜混世比較好。或者像祖父一樣，徹底私淑陶淵明，吟吟詩，與菊酒為友，一生無為而活也不壞。」（《台灣連翹》，頁 61）跟日本女同事交往，終於死了心，他發現這是「來自自卑感的一種性格的懦弱」。（《台灣連翹》，頁 87）連結婚大事，也完全依賴家人，一切運氣都任上天的安排（註 14）。

參、不甘順服的矛盾與掙扎

雖說吳濁流深受祖父道家「不爭」人生觀的影響，處事隱忍，事實上，他內心不時充塞著不甘順服的矛盾、掙扎與痛苦，認為「連草木也知道應該不違背自己的個性去求生存」（註 15）。當

困難臨頭的時候，他說自己「可決不是女性化的」，《無花果》，頁 20）「充滿血氣的我，激情起來總是沒法約束自己，一任自己衝動」（《無花果》，頁 84），於是乎明知採取反抗行動，往往只是自取其辱，甚至於招致滅亡，但他終究不能妥協而屢屢衝動。如吳濁流在新竹郡關西公學校擔任「主席訓導」時（註 16），於集會公開指陳日本教員缺點，對其研究教學，提出嚴格批評，以抑制日本教員的跋扈；並且在青年團植樹時，終於和年輕的日本教員爆發衝突，與校長發生口角，因此被貶到番界的「馬武督分校」。到了馬武督分校，參加在新埔舉辦的秋季運動會，因看不慣督學對女教員嘻嘻哈哈、不莊重、不嚴肅的態度，乃出語諷刺，督學竟惱羞成怒，出拳敲打大多數台灣人教員的頭部，倍感屈辱的吳濁流憤慨之餘，立刻向州知事報告，要求督學道歉，結果不但沒有獲得一句賠罪的話，反而造成他辭職以示抗議的不幸結局。

台灣光復後，吳濁流留在台灣新報改組而成的台灣新生報編譯部工作，該報外省人獨享差別待遇，日本版記者們發出不平之鳴，個別隱忍卻又好打抱不平的吳濁流被推選為代表，直接向社長反映、詰問，結果埋下了他日後被辭退的原因。吳濁流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半山」政客（註 17）亦有直截了當、毫不客氣的批評，如「背叛了本省人的這些半山們，雖有種種派別，不過在打倒本省知識階級，以求自己的飛黃騰達，

卻是一致的。他們也正是有志一同指同胞的本省人被奴化，主張非經再教育或再訓練便不能用的人們」（《台灣連翹》，頁 193）、「半山們從大陸回來，為了私利私欲而出賣本省人，以求得高官厚祿。……於是半山們拚命地運用了一切奸策與宣傳手段，企圖打倒土著勢力。」（《台灣連翹》，頁 242）

諸如此類因內心不服而挺身反抗，致使自己陷於不利處境的情形，在吳濁流的人生中屢見不鮮，儘管事後總又會不斷地反省、自責，他說：「明知如此，而不能妥協的自己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沒有什麼辦法。然而，是否有不顧一切勇敢戰鬥的勇氣呢？也沒有。始終只是個中間份子，不偏不倚的隱藏在灰色裏，永遠不平不滿，不能從牢騷感情脫出一步。這樣的感情，是連我自身都嫌厭的。這恐怕就是殖民地型的性格吧！」（《無花果》，頁 9）再如，「我確是在性格上有奴隸性，在意識中承認日本人的不法行為，彷彿去勢了的人一樣，被捏造成了方便日本的殖民地統治的人物了。」（《台灣連翹》，頁 30）又說：「感於義憤而為人打抱不平固然無可厚非，不以適當的策略，沒有深思熟慮就付諸行動，所以招致失敗，這也是我性格的缺點之一。」（《無花果》，頁 40）

肆、堅忍不拔的文學魂

吳濁流有懦弱隱忍的一面，也有堅

強的一面，知道「在專制政治下，唯有沉默、寡言、無關心才是活下去的自然之路」，《台灣連翹》，頁130）卻又不能無視於自己對社會的不平不滿，其內心的矛盾與掙扎所帶來的痛苦，可以想見。於是富有戰鬥精神的吳濁流（註18），在將屆不惑之年的時候，開始把自己面對風雲險惡的社會時所積累的滿腔憤怒心思，化為文字創作，選擇以文學來表達日據下及戰後台灣人的處境和命運、怨憎與希望，可以說正是吳濁流性格矛盾與掙扎的結果（註19）。雖然吳濁流的作品被認為「社會性損害了小說應有的藝術性」（註20），或者「缺少小說特有的藝術香氣」（註21），但從這一篇篇結實的寫實主義作品，我們可以肯定，吳濁流從來沒有向世俗的、市儈的思想低頭過。

不過，在這樣一個言論自由受到箝制的時代，他必須以曲筆或隱晦的技巧手法來表達，甚或於台灣光復後，仍以日文寫作，且暫不公開發表，以策安全（註22）。而吳濁流總是以「無花果」默默開花的精神自我期許，也以「台灣連翹」的堅韌生命來鞭策自己（註23），其自述小說乃先後以《無花果》、《台灣連翹》為書名，我們的確由此看到了吳濁流堅忍不拔的文學魂。

附 註

- 註1 台灣文藝 雜誌於1964年創刊。
註2 彭瑞金，「揮舞筆劍的文俠——吳

濁流集序」吳濁流集（台北：前衛，1991年），頁10。

- 註3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1995年）。
- 註4 參閱〈「無花果」紀事〉，無花果書前介紹。
- 註5 參閱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草根，1995年），頁241。
- 註6 台灣連翹 作者後記，頁259。
- 註7 台灣連翹 作者後記，頁260。
- 註8 吳濁流為了安全因素，以日文完成台灣連翹，其後除自己翻譯外，也拜託鍾肇政接手翻譯為中文。以上見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錢鴻鈞編、黃玉燕譯，台北：九歌，2000年），頁279。
- 註9 陳芳明，〈吳濁流與「台灣連翹」〉台灣連翹，頁261。
- 註10 無花果，頁22。
- 註11 無花果，頁13。
- 註12 無花果，頁15。
- 註13 無花果，頁23。
- 註14 吳濁流自云：「我一向頗為順從，一直很聽父親的話，連人生最大的結婚大事也完全依賴家人，一切運氣都任上天的安排。」以上見台灣連翹，頁71。
- 註15 見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1980年3月初版），頁234。
- 註16 「主席訓導」即教務主任。
- 註17 所謂「半山」即指日據時期前往中國大陸求學或工作的台灣人。

- 註 18 葉石濤，「吳濁流論」 吳濁流集（台北：前衛，1991 年 7 月初版）附錄，頁 272。
- 註 19 吳濁流集 所附「吳濁流生平寫作年表」記載，1936 年，37 歲，創作發表小說處女作「水月」，主要內容為抨擊假借大東亞共榮之名，實為斂榨殖民地經濟的會社、農場，以及台灣人雇員升遷無望，薪水偏低，在飢餓的邊緣掙扎的種種，充滿了譴責文學的色彩。
- 註 20 參閱葉石濤，「吳濁流論」 吳濁流集（台北：前衛，1991 年 7 月初版）附錄，頁 274。
- 註 21 同前註，頁 273。
- 註 22 吳濁流說：「因為把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出賣了本省人的半山的行為誠實地描述下來，那麼我不但必受他們懷恨，而且還大有遭他們暗算之虞。」是以不只改用日文書寫，其生前亦不予發表全文。以上見《台灣連翹》，頁 241。
- 註 23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曾藉由小說主角胡太明，將「無花果」和「台灣連翹」並置在一起，從容地表達其心境：「他認為一切生物都有兩種生活方式：例如佛桑花雖然美麗，但花謝以後卻不結果；又如無花果雖無悅目的花朵，卻能在人們不知不覺間，悄悄地結起果實。……他一面賞玩著無花果，一面漫步到籬邊，那兒的『台灣連翹』修剪得非常整齊，初生的嫩葉築成一道青蔥的花牆，他向樹根邊看看，粗壯的樹枝正穿過籬笆的縫隙，舒暢地伸展在外面。他不禁用驚奇的目光，呆呆地望著那樹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邊伸展的樹枝都已經被剪去，唯獨這一枝能避免被剪的厄運，而依照她自己的意志發展她的生命。他觸景生情，不覺深為感動。」以上見吳濁流 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1980 年 3 月初版），頁 233 至 234。